

言情小說

西奴林娜小傳

說部叢集

編四

第二十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奴林娜小傳

英國安東尼賀自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第一章

馬丁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南米洲奧里塔蘭民主國。尙未臻於隆盛。雖據形勝之區立國。地亦廣斥。如英國之堯克歇埃。是時人言土地固廣。而國人屬望之心。初未甚慰。此國固由大國分支。國基未固。事事仍草創。未抵於完善。其所以立國之故。亦同美國之幸脫於英國之樊網。經無數兵爭。始克自立。國之立。即立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國中成立之頃。未有奧里塔蘭立國記。讀者可檢而核之。著此記者。爲美國大學之教授。曰雅里米。記中敍立國功勳。悉歸之第一總統馬格司。灰丁。蓋因與此總統曾相過從。爲歡。亦深審其幹略。匪特國度爲此君所締造。斯。實。深。愛。其。手。定。國。既。新。立。立。祛。舊。時。之。弊。蕩。滌。無。復。餘。眚。且。使。國。民。知。墜。地。時。

即有自由之權力。惟總統立法甚良。而見諸實行良寡。以天分高學力渺也。平日自知其短。恆言曰。余之不學。以生長時。南北美方兵爭。遂輟業不能竟學。以史書核之。在一千八百八十年。總統已五十歲矣。以時考之。南北爭鋒時。總統亦三十五歲。詎以三十五之年。尙在學堂肄業耶。然中年嚮學。或亦有之。無復深怪。時世界中議論。咸謂此國新立。百度維新。爭拭目而望。維似日輪。甫上奇光。射眼。然至日中時。又黯黯如秋日。無復鮮麗之氣。國中土地腴沃。本宜於耕牧二事。而民種至雜。性多惰窳。喜佳節。言歡不耐。力作而又蠹蠢。無靈敏性。間有秀黠之士。又往往魚肉其鄉里。以故國中財力無復增長。咸飽之莠民。之私囊。國中多得錢者。僅有兩種人。一則爲官。一酷酒耳。顧此兩種人之生財。自英美人眼中觀之。尙不目爲多。出產既微。工藝復鈍。而賦稅又日增。以余思之。此總統以戰績名。庶政似非所習。總統之下。尙有樞密大臣三員。尤有國會之會員二十五人。助總統行政。而大權仍屬之總統。大權既屬。則責備者不能不屬之總統之身。惟總統肩此大權。

初不覺重。但徜徉如無事人。余於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第一次踐奧里塔蘭國土。都曰灰丁罕。都固瀕海。吾一登岸。卽履國門。則年方二十六歲。盛氣勃勃。自謂如是少年。而銀行主者乃命余爲分行總理。眞異數也。吾主者據略迥異常人。恆冒險而求倖。此遭爲總統屢以書邀主者設分行於此。主者遂以余來。余初不習是業。以與主者交厚。且負余父之責。爲數未多。乃久久未還。以此之故。余聞有灰丁罕之局。遂往造之。主者果以命余。月受俸一百員美金也。余以少年盛氣。誤爲一事。聲名遂敗。然余甫至時。而此支行已設六閱月矣。此六閱月中。承乏者爲湯麥司穹司。此人爲老練之書記。自余受事。湯麥司則退司會計。爲余所屬。灰丁罕城頗團結而精雅。居民可五萬。地復瀕海。風物良佳。城中多衙署。及逆旅。有塵肆一條。商賈所聚。稱曰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街。志立國之始也。街中空曠處。卽爲總統立馬之銅象。象之四週。均列鐵榻。便遊人憩息。左近有咖啡肆。及奏樂之場。交下午時。商民咸戾夾道。皆樹陰綠縟。足翳行人。去此半英里。卽爲金宮總統治。

事宮也。以白石爲墉。外狀宏麗。宮門之上有金塗奧里塔蘭女神之象。右手執劍。足下立一巨彈。然非彈也。後余辨之。乃爲金塊。金宮之名。卽肇於此。總統意後此必有金礦發於國中。特立此爲兆。寶則久無其事矣。余生平不喜逆旅。一至卽賃寓於人家。適有天幸。得一羅馬教士約克司所居屋。教士和平足與處。議定膳宿之金。月五十員。以故余俸舍五十員外。尙餘其半。在灰丁罕亦不謂非小封也。亦得稍稍與國中名士遊。卽金宮亦時時通謁。國中少女。又稍稍歡洽。余初至苦寂。今得膩友爲狀良歡。至銀行中貿易。亦未充擴。幸能得資。有時爲人積欠。而大戶假金。子金良厚。以盈埒虛。於歲時報告帳籍。主者尙不加斥。國中亦頗有疾視之人。顧久久亦無侵擾。事其所謂疾視者。其舛實肇自國債。而吾事之大局亦出諸國債之中。故余另列一章。中專敍國債。

第二章

當分行初設於灰丁罕時。奧里塔蘭政府。曾與余立約。言國中公款。悉吾行爲之。

經理大類彼都專設之國家銀行。權利既大。每假五十萬員。年計子金六分。用爲酬報。時總統前後欲共借一百萬元爲船塢。以停商船。總統用意本以適民生。大利便交通。顧此借款。余特爲之傳言。假五十萬元及約立質定。卽於六月中。余賚五十萬元上總統。總統曰。此五十萬元假諸貴國。餘五十萬。吾亦別有所假矣。工且立興。更兩年者。則吾國船塢成。萬商輻輳於此。君家亦可放懷於此款。須知此遭事。貴國乃大有見。余亦謝總統褒嘉。總統賜雪茄。余亦受其一。出自宮中。此心廓然。蓋此事非余發謀。至此五十萬員之能歸與否。均非吾責。然心中亦思此五十萬員之巨。孰允之者。偵詢乃不得其主謀之人。及工程旣肇。第一期子金如約而歸。惟圖工甚緩。以余策之。工中所費僅及十萬員。而總統家却開一地窖。且廣築垣墉數處。二年中治塢者尙有數工。此二年後。乃並此數人之影。亦藐不之見。正於此時。總統忽置酒延余。時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七月。余旣赴宴。治饌良佳。宮中之客。但余一人。余心自念。總統置酒。乃專爲余。其見重至矣。旣而又思特

宴余身或貿易事於是二人對觴於殿廊之上酒餚皆精總統爲禮至恭雖無學堂中之學問而竟有世界中之應酬對客談吐厥狀甚習時時稱余爲少年有才則尤深中余懷又厯厯述其生平之戰績自謂非敢超越人上惟於國家却有微長縱有私慝或可以功掩罪余亦報總統曰上公勳績直可追蹤凱徹及亨利第四總統曰然惟余句余思此二人總統或未之識顧無敢詰問亦漫應之飯罷總統仍無重要之言但命取雪茄授余並飲余以酒曰人言煙酒不並用酒多則茄淡茄濃則酒薄吾則不然並用之乃見兩物之俱盡所長余如總統言且吸且飲主客均無言總統忽曰密司忒馬丁吾國至可危前數日適有地震余曰上公得毋言地震耶曰否屬財政耳船塢之工繁費乃爲吾所不料工程師以簿至言費至九十萬零三千員而工程之竣期乃逾遠余心自念此工方經始胡能耗此巨金卽啟曰以理論之工力毋乃過昂總統曰此有工程師簿記在非妄言也余思此簿必僞因復啟曰旣有簿記焉能生疑總統曰然錢旣無多萬不能迫使民枵腹

以從事。以理言之。工不宜停。顧無資。又焉能善其後。工程不成。吾之清望立隳。而反對黨以某大佐爲魁。甯不授之以絕巨之口實。余曰。此大佐乃大梟。計總統徵。晒曰。大佐亦非精誠愛國之人。然多資而有力。國中陸兵舍我外。卽彼足以調遣。吾尤知彼與西奴林娜爲死黨。故吾之國家殊岌岌。非財莫可。密司忒馬丁能更假。我以資乎。余思此請貸乃大難。倫敦中主者已深悔假資之失計。而買債票者亦嘖有煩言。今日特自相爲慰。隱冀其勿敗。且半月以前。奧里塔蘭度支大臣安東尼倭已至。而籌議將更假資。余以電請示於主者。立得報言。力止勿貸。余遂以回電示度支大臣。度已復之。總統今總統復言。余遂舉前電之言。以報陳謝。無力。總統微喟曰。尊行主者似無燭理。之明。今先請君覆此餘杯。余曰。某亦宜調酒。壽總統。總統無言。待余歸座。始言曰。密司忒馬丁君年雖少。爲任非小。然以幹才。言之足稱能手。余遂鞠躬謝總統。總統曰。君在此。彼總行中宜授君以特權。余曰。纖小之事。吾尙能爲。總統曰。纖小之事。亦包絡假資與人者耶。余曰。凡兌質之事。均

某主之行後以冊籍歸告主者。總統曰。如此授權主者亦尙有見貿易之場。固當有便宜之權。若事事遙制。何能臻於美善。余曰。蒙主者見寵。尙無敗虧之時。總統曰。行中儲財多。亦有時出貸取子金。且由纖而至巨乎。余聞總統言似。債取余鰥。卽謝曰。卽有出貸爲數亦微。總統曰。吾近聞尊行似積一巨款。將旦夕貸之於人。余此時幾忘總統之貴。卽躍然起曰。君乃有巫術。何由債得吾陰事。總統曰。密司忒馬丁吾度君陰事。固謬然。客亦太縱恣。無禮。余亦覺其妄。雖知總統之非人。然義宜媿謝。卽曰。死罪死罪。惟敝行有積貯。總統何由知之。總統曰。穹司見告。余不卽答。總統曰。吾近知尊行推質而取金。似知敝邑不善。故收貯而去。以數計之。尊行似有三十萬元之多。惟吾亦老於事者。知天下貿易之局。不必就安常處順。中覓之。惟眼光遠心計長。遇險巇亦足得利。尊行主者似薄吾所爲。故以收斂爲良法。君身處人下。不能不遵率號令而行。然而吾勸足下出其獨斷。且勿遽告主者。待得利後。歸述其功。主者方禮君之不暇。而何暇責也。余爲總統所動。頗用躊躇。

卽曰。吾既以金假之。總統其將何詞對吾主者。總統曰。爾行中無丁甯。禁爾。借資之理。爾但告之主者。言此金已假之。妄人無憂也。余曰。然則總統令我作僞冊籍矣。總統曰。冊籍固僞而情事則確。汝復何憂。余曰。身既在此。卽爲轄下之民。果能以資助興國家。亦屬吾願。惟有二事。尙須籌度。第一節度支奇絀。吾子金於何取。償。總統曰。汝言良然。至第二節。雖不言。吾亦知之。得毋謂君任此重責。苟無少酬。亦不足慰君之意。余曰。總統可云善於體察物情。總統曰。君言二節均在情理之中。且聽吾言。足令君自慰。果使假我三十萬元。我必以政府之債票爲質。月子金六釐。也。且就三十萬中提六萬五千元付之。足下暫存四萬五千元於君許。果子金莫應者。卽於是中取給。此足應二年餘也。惟子金吾仍按年而予此特先事預儲而已。果吾子金不短者。則此四萬五千元之子金即可歸爾。餘二萬元者。則爲爾酬勞之資。密司忒。馬丁聽之。君得二萬元。又得四萬五千元之滋息。尊行中所期者。但注子金而吾國得金。又足資治甯。非三善俱備耶。余聞之大悅。似總統之

言一無弊病爲我私計及爲主計靡不善蓋二年之子金已握吾手惟爲勢亦險果主者立索吾母金者吾將如何旣而又思決無其事矧吾私囊已積二萬元卽使見逐亦稱小封此何礙也總統見余無言卽曰密司忒馬丁計決乎余尙躊躇未之答總統立起以手拊余背曰汝許之矣我本不欲導君以闇昧事惟敝邑無此金亦不能安於其位余飲酒言曰總統之命吾焉敢違總統曰然則汝允矣且執冠與吾同行余曰總統卽於今夕索金耶總統曰貿易旣成以速爲佳余曰總統債票安在吾得債票方能授金總統卽取巨囊言曰吾已前備卽發囊示債票曰三十萬元按年六分行息余及度支大臣咸簽名今其以冠行乎余如言隨總統出

第三章

是夕月明甚佳此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街通明如琉璃世界總統疾行余尾其後余旣懷疑狀類逃笞之狗總統曰馬丁汝爲是事是踐名譽階梯之第一步顧余

心。此時。又似踐殺人臺之第一步矣。顧左足已窺。則禍福咸非已所定。於是不復更思。及至總統銅像之下。余卽指像言曰。總統爲人仰賴。至此誠人間之偉人。吾區區之金寶。託帡幪之下。總統曰。吾惟審機行智。故臻此極地。余知總統殆卽行智。於我躬。顧亦不念。卽亂以他語曰。吾能否往。面度支部大臣。總統曰。何爲面彼。余曰。國債之事。必得大臣一諾。於義法始合。總統曰。吾爲一國之主。主乃不能專決。而必待度支一言。始定耶。況有彼簽名。在是。何須往擾其睡。余曰。果面穹司者。將何言以對。總統曰。汝爲彼主。詎亦不能專決。余銀行本在自由街。距來路至邇。已而至門。余以匙啟關入。至於室中。卽鐵櫃所在。總統見鐵櫃。卽曰。彼中何物。余曰。美國債票。及倫敦紐約期票。總統曰。聽余觀之。余啟櫃出票。總統逐一而觀。余以燈照之。正於此時。忽聞門外有人呼曰。汝敢少動者。吾卽放槍。余大驚。而總統亦向外而視。則穹司也。彼夫妻方同居於此。聞聲而下。衣寢衣執槍。對總統頭顱。忽曰。總統耶。馬丁耶。吾乃不期其至此。言下大異。總統曰。密司忒馬丁必能告爾。

以故余在匆匆中卽謬言曰適得歐洲急電言以金假總統正於此時付金於總統。穹司曰今日電至耶吾奚不知余納手衣囊中索之不獲僞曰胡以不見卽曰總統吾殆遺落於府中總統曰然吾臨行尙見案上一紙橫陳也是必電報詎穹司有權可觀電報耶余曰否總統曰即使欲觀明日可以寄示余面穹司曰密司忒穹司爾鹵莽至是令人生訝且以寢衣見客此何禮耶穹司聞言趣謝過引扉言曰君能否聽我助君料量余曰行也穹司旣去總統無言余思妄言電報之事頗用爲難總統似知卽曰君早夙具一電報爲佳余曰然非是不足以示信惟僞電吾焉能爲總統不言卽取小紙作數字付余曰汝但以此紙付電局彼卽以局中格紙授君君謄之可也天下謀事與國主謀之其獲良易今爲時已晚期票債票已盡爲吾得而吾之債票亦付爾茲事已了而吾國之困因是而蘇汝亦得寶可云數美並集而我尤極感爾歸途無勞遠送卽此訊爾晚安總統旣行余獨坐觀此所留之債票心中陡覺爲彼所愚且吾一生聲名果不幸者卽立壞於是旣

而復觀私得之六萬五千元則又色然而喜遂亦不問悉納之鐵櫃之中自歸已寓歸時天已遲明近五句鐘矣。入門時神甫已晨餐將出門撫慰病人旣見余歸乃大訝余見神甫有見疑之意卽曰適歸自銀行中也昨夕爲總統留而夜話又至銀行治事不期至於遲明神甫釋然與余爲禮而去以上爲余以資假總統之始末及余身入繆轄中之情形也。

第四章

余與總統私授巨款後數月以來帖然無復變故惟余於明日責備穹司之無禮且以僞電示穹司穹司亦不吾疑且以書至總行亟稱穹司美爲之增俸冀以此要結之顧大局雖甯謐而余心終戚戚負眚時總統假資後於國中一無所爲而海塘之工仍罷不舉官俸士祿久積不予以余心愈疑知總統已淪此巨金於無何有之鄉且視余漸落落余尤深駭其負恩及半年以後向之索第二次子金乃抗不吾授余但能取之四萬五千元之中矣總統之對余則言船塢未成無生利之

方塉成必不負諾。余知總統之言。特出粉飾。後來之局。將不可問。余之與總統積忤。其端即肇於此。顧以私交論。其人亦良有趣。若以貿易中信義言之。及任國之重。則是人乃輕狡無倫。其中尙有故。亦吾啟畔之端。蓋余在灰丁罕中。本心醉風月之場。婦人之契。予亦衆。今既得二萬元之腰橐。則膽力逾巨。以豪賭之故。遂與西奴林娜相稔。此人卽總統與余相見時所稱述者。自一識是人而後此之事局巨矣。此女爲舉國所習知。而來歷亦無人能辨之者。方余至此時。女在國中已近一年。其來也。與美洲俳優同來。俳優旣行。女遂獨留於此。人言此女非依人爲生。以樂灰丁罕。風物不期遷延。未去實則此女愛灰丁罕耶。或灰丁罕中有人愛彼也。女本與總統金宮望衡而居。一上高樓。已洞見宮中亭臺花木。同居有一老婦人。女則稱之曰舅母。衆則稱此老婦曰密昔司加林登。其稱女曰西奴林娜者。猶人之稱閨秀爲姑娘。從西班牙稱。以女在劇場中。已有此稱。實則女非西人。蓋英人也。女亦自言西奴林娜較之密斯爲韻。故從是稱。老少二人同處。初無間言。而

服飾起居頗近華侈。至金之所自來。衆皆莫得其故。但女年方二十三。而顏色復佳。衆遂疑女之金實。從此得時。女家恒宴客。總統復過從無間。衆憚尊貴。遂無復加以流言。女匪特與總統往來。亦與反對黨喬治大佐莫逆。大佐產自蘇格蘭。遂入是間軍籍。卽統其兵權。位特次於總統一等。當大佐進身本總統卵翼以成。至是遂力與總統反抗。總統之不悅是人。余心亦頗謂然。顧總統雖不之愛。乃不能禁。西奴林娜之不愛大佐。西奴林娜之名。本余所夙聞。及與往來。則尤欲探其蹤跡。余旣年少。彼復美麗。慾念在所不免。今亦不能形容其美。以筆墨所能實。不足以狀美人。但聞人言曰。凡國中妬女之人。咸未嘗聞有議其醜者。國中無論貧富老少。但西奴林娜令入長跪於膝前。亦無一人不甘心俯伏者。余旣擁二萬之金。遂亦夤緣得面此女。即使浪擲在我。亦云享此豔福矣。女家常有博博之人。余卽進身以博。女初不博。但好旁觀。有時亦附資於人。其酬應之良直。一時無出其右。與人親而弗狎。遠而非懃。或合資於人。而勝負亦不形其喜慍。余時往女家。靜察。

主人之心似不以余爲厭物。密昔司加林登者老而悖戾。往往忤客。獨加禮於余。女每於禮拜三輒燕客。匪人不赴。而爲女所屬意之數人。恆於禮拜三前作小會。余乃倖附其列。而大佐亦恆至左右梗我。此足憾也。總統或有時而來。其親乃不如大佐。總統有佳運。每博必大勝。出人意表。余恆負喪其資。總統自言佳運之事。我至忠無二。西奴林娜聞言。卽以目視之。曰。總統果能垂青其人。人又安敢二者。大佐聞言。怫然。大佐者。鹵莽無倫。謂西奴林娜宜禮。我卽總統亦當避。我有時至直面。總統言之。總統夷然不之忤。然窺女之意。又似右。總統而左。大佐於是。此二人咸在余媢嫉之中。顧自知非。分胡敢與是二人角也。惟頗令人快快者。每賭必負。二萬元中破耗絕速。誠告讀吾書者。自余入此是非之門。可六閱月。二萬金罄矣。今但能移用此四萬五千存儲之款。迨第二期至。總統尙予予金。予乃自思。予金旣付。則此四萬五千元。尙可假以縱博。博勝則二萬之金。仍屬我也。於是匆匆。至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春矣。自外象觀之。吾身似至悅豫。而輿論已譁然不以。